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卷五

西湖高汝栻　輯
同郡顧君錫　參
高昺燁
昺煒　校

丙辰嘉靖三十六年春三月陞吏部左侍郎鄭曉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戎政乃　皇上改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曰神樞曰神機即三大營也設總督京營戎政武臣一人協理京營戎政文臣一人給以戎政之印革內外文武提督官將總督武臣爲鎮遠侯顧寰協理文臣先爲侍郎謝九儀今着回部管事以曉代之○趙文華還京

陞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尋加少保、敘其子錦衣千戶、○虜酋打來孫擁衆犯薊州諸邑、總兵董承勛戰死、上怒奪王忬右都御史以右侍郎兼僉都御史事、逮張社、降大理丞、總兵歐陽安奪都督視事、○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右廊盡燬、

六月、止陝西採礦、

七月詔順天府廣東各辨珍珠○

八月、罷工部尚書趙文華尋褫職編氓子千戶讁戍榆林、時嚴嵩在相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既以父嵩故、位

進藥酒方

至尚許得　上寵眷乃稍欲絀知人主不棄其命一日嵩進藥酒方言稜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是方不奏文華奏我嵩知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嵩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跽頓首嵩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毋得爲文華通嵩時嵩一睚眦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憐爲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骰觫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及世蕃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嵩夫人上坐義子及世蕃侍列文華不得入乃重賂左右伏于軒檻之下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

遂人亦遂
漸間

文華。嵩嚐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恭白嵩
色微和文華遂走入伏廊前涕泣嵩不得已遂留侍飲
然而終不能免也至此落職
嵩殺人甚多。大抵原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天下不相知。足為奔走權門之戒。此段出於文定公筆墨
○胡宗憲擒獲海寇功加太子太保○命工部侍郎劉
伯躍等總督湖廣川貴木務○殺前錦衣衛經歷沈鍊
於宣府市將其家鍊既編保安卽隻身至時里長老聞
知鍊狀咸大喜助薪槃而遣其子弟來從學鍊稍與
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戀爭為鍊胥相嵩以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爲功耳

[illegible]

俠鍊鍊亦大喜曰相與書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
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
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督故嵩客也前大帥某業
以選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
兵人僇之以爲功鍊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
恚既得代即以屬順曰是故橈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
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益縱吏士殺僇
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鍊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
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誚鍊遷客非有言責毋爲
爾鍊怒曰吾向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覩吾眼在否而欲

言之插
必于下
不與也

青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以其私人經歷金紹督指揮羅鎧走嵩子世蕃所曰是夫也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曰吾固知之即以屬郄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曰有之窮險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詩楷而使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楷合奘捕諸白蓮教通虜者宸鎮名籍中以謀叛聞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鎮籍其家使人杖殺其二子

十月建奉天殿皇妃嬪御暨各藩府及嵩本階助金有

差○俺荅子辛愛妾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
逃入關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脅朝廷
歸之猶豫聞俺荅許歸叛人丘富易之於是遣還辛愛
召諸婦環視磔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餉
六十萬寇至輒委無兵桃松寨一逋亾淫婦耳失策納
之又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恫愒及爲虜所罔而
巡按路楷受賄隱匿本兵許論比周爲奸乞罪之　上
命逮順楷詔獄與許論俱削籍方鈍改南
十二月兗州地震○金星晝見○科臣徐浦劾胡宗憲
額外提編所費浸無稽考戶部覆宗憲欺罔　上然之

宗憲[illegible]倜儻不羈小節[illegible][illegible]雖有之而保障東南[illegible][illegible]柱石

[illegible]公之功[illegible]均宗憲

宗憲在浙中與趙文華共事趨退縮無能憲忠勇揮洒總督親臨陣者甚少而憲戎裝立矢石之間以督戰一日被鳥嘴鐵彈穿過其盔去髮僅一寸亦危矣哉方其倭圍杭時憲親登城巡視俯身堞外三司股栗懼爲流矢所加憲恬然視之其膽畧誠有過人者後被逮歸安茅坤上書訟其寃云○柘林賊復犯蘇松任寰力疾調集永順宣舍彭翌南等土兵復督俞大猷等夾擊於盛墩斬三千餘又敗之於淞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又一支突入邳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寰追之急賊漫入川瀆恣其忿然爲我控扼不得逞由常熟去在

浙江之有宗憲也猶松之有任環也倭之所以不得逞肆其毒以致不遂以終死亡何奪我公人之速也

柘林者。復。參陛經寰率師擣之。獲其三舡。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寰以夷兵壘之墹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餘級焉。餘賊二千自崑山至城下。寰率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有在平望者。寰以處墩兵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跡。以母喪故。摧毀過甚。又以前奮不顧身。蒙犯矢刃傷。瘦支體疾大作。以何卒。禮科給事中　師曽上其事。請卹典。　上命贈光祿寺卿。有司建祠蘇州。以時致祭。仍任一子原衛付千戶。

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光祿寺火。○大朝等門成。

二月。命楊博。暫攝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攝

屬以浙江貫學將武林門洞戟民全活百萬設遊兵建標

之○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　即仁聖皇太后

三月倭夷寇福建　命巡撫阮鶚往勦之擒斬萬人餘賊盡滅○虜圍大同○御史何儀望劾何棟在薊遼同玩在蘇松楊順在大同驕縱不法福建巡撫阮鶚大徵客兵肆虐命逮訊○御史鵠民英劾吳嘉會巡撫薊鎮侵年築削命收繫削籍○科臣吳時來劾嵩令于世蕃領攻竊覘市恩趙文華傀遊數揭猶恐其薄而授草引疾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逸為辟郎王汝孝以三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廉以三千而即辦寺卿楊順歉君而三歷其于吳嘉會侵冒而三歷三遷洛事不振軍

謀事有驗

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
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稱美官
以賄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將百萬
賓客親識位俱應顯云主事董傳策云吏兵二部選官
持籌任嵩與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寀爲文管家職方郎
方祈爲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之於獄

公正大臣

命擬辟鄭曉執不可降青廷杖謫戍嶺南
四月胡宗憲獻白鹿○楊博奔哀總督宜大軍務事御
史樂尚約言右衛殘破宜大加賑卹嚴設守備爲善後
計上深然之○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薊鎮兵馬

五月議召還楊博科臣張學顏請叙以事權令專意綜理不必還部乃命博留鎮視事。大旱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薊州潮河地震○東陽縣湖成圻洶湧血凝為片○遼東大水○七月南陽府地震

閏七月淳安諸縣雨雹○楊博以大同右衛築土堡墊臺接連左衛濟遠二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諭焉○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

十二月光祿歲用三十六萬　上疑所司乾沒命歲差御史稽核寺　諸費進覽。

差稽光祿御史之始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二月楊博言三十一歲中都降至

千六百餘人乞錄諸將佐功許之○雷擊奉先殿

高淑試曰天至威也而天威之大莫如雷聖如孔子迅雷必變而漢王充氏著論虛篇委曲詳悉謂雷非有神乃陰陽相激而成宋儒遂祖其說謂雷為假噫夫祖乙無道射天獄地出游江濱被雷震死成王疑于流言周公天為大風雷電發金縢書以明忠此雷神勸懲顯迹載在經書灼然可考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工部侍郎程文德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德篤學修行稱為儒者命撰誌文不稱旨戰勤上事安禁教樂之禍上怒削籍並斥食新以殉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賜等清出勳戚莊田之數應糧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

身見存而民數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已買糧差與歸順遼官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巡撫淮揚右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武進人博學强記經史兵法其奥無不精深嘗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報國家今果卒於官而勝蓋卒允記焉

總督宜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廷推薊遼防秋畢當還與鵬曰宜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存宜大則宜大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擊江北倭於劉家庄江北平軍悉屬顯節制遂得奏捷

大立奉而不爲狹丈張等之聰再當激則變生此言可味

蘇州自海寇與亾賴子輒杳臂賈勇白晝橫行十百成羣市塵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擊捕之諸惡少歃血夜持刀斧攻長州吳縣刼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墻遁乃縱火焚其廨勑諭符驗俱燬天曙斬封門闖入太湖事聞命大立尅期殄滅○南京振武營兵亂殺其侍郎黃懋官南京原設都御史總理倉場糧儲後裁革令戶部侍郎攝之舊例諸營卒月糧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春秋二仲月每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爲南京戶部尚書奏減折銀四錢諸軍始怨迨坤北轉蔡克廉代坤病不視事時歲大侵石米八錢諸軍求復原額不得

北兵聚在邊境或存之留都而暴帑龍興

侍郎黃懋官以總督視事、爲刻削計、月糧半支本色半折銀二錢、又停補設軍丁妻糧、其補伍復役諸卒每每駁駁、經歲時不得受糧、而諸受糧者、遇月小盡輒除三升、更嚴毆死亡卒不貸、則榜其部長、諸軍益不堪、又故事每月支糧不逾上五日、先期下關符待之、是月既望、關符未下、且議先發半糧折直、是月振武營卒倡亂、分布諸要路、遮留諸卒勿赴營、令俱至總督府呼月糧、衆從之、遂走會同館、圍懋官居第、鼓譟不已、破關擁入、懋官窘迫、踰墻欲自避匿、墮地不能起、其妻先亡在柩、諸卒出其屍、掠其含歛及諸家裝、復索得懋官、競前撲殺

之地豈宜有此可謂古今異變

之棧至大中橋縛擊坊上身無完膚髮幾摘將盡以
其銷金紅帳作旗號召遠近搶掠諸店酒食乘醉射戀
官屍慘不可言時新江口操卒閉城內亂亦鼓譟擁入
四掠商民復突入內厥欲剌守備官不得府部諸大臣
聞之急出示諭不聽復移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
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爾輩但求賞易耳
能從我唯爾所欲眾稍定翼日九卿大會兵部侍郎李
遂揚言曰昨黃侍郎之變遂親見其自踰墻走各軍將
不當殘辱之卽據此聞奏不得稱叛因應亂軍退眾求
賞遂吡日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卽可稱求

賞不可得朝廷在內爾輩欲何為者乃令人各給銀一兩以補减折糧餉衆始散而都督乃密檄捕首亂周山蔡忠劉鑾滕彪謝學等二十人送刑部鞫訊事聞上降旨詰責有職任者不能鈐戢之罪命捕首事者斬○

劉漢破虜於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人寇○製鈎杆攻城具時俺答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徙總兵劉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錄等

詩去貽禍
一至于此
然有小人
交構于間
釀成尤烈

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爵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王林臨爲後繼孟夏等鼠糧疾馳耿爽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 徐泉斧匪騎富隨虜北從趙全匪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漢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卻分哨迭戰遂與大兵會登羽入邊徙迄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孝友長厚篤行君子

○逮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下獄論死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子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以詩弔之刑部員外郎況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祺改禮部陞提

後世諸公刑弇州兄弟將科其二体沉面非之于父盡火倒詬人對殺罪而後已

以私憾殺人于死事非一端天地鬼神孰能容之

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爲世貞所斥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有虜警衛中人阿意論劾世蕃遂旨嵩票本王忬官久志怠全不防禦今次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傷遝燕錦衣衛差官校去拿了杻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比照宣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充軍嵩復票旨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都不治是甚擬律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得王忬所犯合比依

謹嚴之殺顏時甚聖之類有以取之不分過而任不可也至于誅殺叢殺除之名則所謂斜不並衆惑辭者也而其實未必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律斬

奉旨處決

庚申三十九年正月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閒住郭希顏疏請建帝立儲時希顏中考功法削藉里居十餘年至是見景王裕王並處京師外議紛紜乃上疏請　上覽至建帝立儲四字大怒曰以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命科道集議禮科藍壁等擬造妖言惑衆律斬而　聖怒不已批着本處巡按官即時處斬傳各省　旨下江西撫巡官秘之密徼守巡官收希顏希顏不之知也時在家延賓客為子娶婦衣緋待之而巡臬亦衣緋來通

謁。希顏以爲賀已也。迎之坐。未及語。目左右捽之出。縛

市曹斬之。傳首天下。

高汝栻曰希顏官至宮坊題矣被論家居是山林之人也官守言責皆不與已彼國本之不定自有任其責者何以攻擊之爲頗乎抗疏干怒身首殊分嗚呼希顏非不自度言之不能回聽也而嘵嘵出位毋亦欲樹德東宮爲他日進用地耶當取而譬之有主人于此日修醮祝禱以吉祥適有自頂老鴉飛止其屋悲鳴不止主人以爲不祥取彈殺之身爲齏醢若希顏者以不祥之言取禍殺身其鴉之類乎江盈科曰世廟議禮諸臣朝貴夕被罰如轉左券而希顏之抗疏是亦議禮諸臣之心也莽哉

上以鹽政久壞、命都察院右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初戶部奉諭計處財用、擬遣主事一人、詣淮浙理鹽課、得旨報允、乃以主事黃乾行上、上曰、鹽法久弛、非

以行夫入
利數逆獄
不可厭道

極力整頓、不可。其更議以聞。戶部請如先年遣耿九疇、
黃瓊、黃臣等例，改命大臣一人往理。吏部乃舉懋卿。懋
卿、大學士嚴嵩鄉人也，倚借嵩勢，關通包苴，及其巡行
郡縣，招權納賂，叱咤風生。其妻偕行，裝五綵輿，令十二
（有此舉然後其禍發生）
女子舁之，令長以下膝行匍匐上食，惟謹。至以文錦被
廁床，白金飾溺器。千里傳送，絡繹道途。北至淳安，供張
甚薄。其令為瓊州海瑞，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
（有此舉而後其禍析）
卿怒甚，然素知其強直不可辱，斂威去之，密嗾巡鹽
淳諭劾瑞，遂落職。南京御史林潤劾其貪冒五罪，入歲
鹽法，豐益聚為亂，動搖國本，斲傷元氣，世蕃為之屬[illegible]

其間及嚴嵩敗潤復劾之於是　上命削籍南北商民歡舞載道○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逮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潮州大震屋廬皆燬壓如布帆○科臣黃文炳請下兵部議安民蓄兵弭寇策部覆以安民宜去不急之務損無名之征嚴貪酷之罰蓄兵宜訓練鄉兵至隸行伍者責之軍衛募民冊者責之有司弭寇宜令沿海有司嚴有部民與寇通者即置重典又無賴子竄入軍中託言報效者手括廩餉有事自功亦將來禍本悉宜禁革俱從之○命侍讀張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恩撫亦聽

大雅既定太僕龍搜貢頭首寶鹿者貴甘讀芝之托投除千天下愚以爲在王金寶則何宗社大臣兆而爲此乎

節勦總兵由被門遁歸、庭拜下風○蜀世子宣圻進金千兩、銀萬兩、助工、賜以金幣、降勅褒之、

八月胡宗憲獻壽芝、白龜、白鹿○大同總兵劉漢擣虜帳于灰河、斬搴甚多、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始有戒心、徙遠其衆、不敢犯邊牆、○時國本未定、中外憂疑、忽傳諭嵩等、景王府已成數載、當遵祖制、令之國、於是吏部請如舊制行、報可、士民無不欣忭○上晚年諱言儲二、有涉一字者死、裕王在潛邸、朝夕危懼、郎 神宗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聞不敢剪髮、有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

黃鑄知事
之來

上怒而撻之宮中股栗莫知所爲太監黃鑄慕念無可爲策一日伺　上色喜即命宮中女官於暴廷欄楯所至皆置短豆　上問何故黃即伏奏　皇上有喜　上曰何喜黃曰　皇上以思之　上遲遲曰念恨生一孫差可喜耳黃即呼宮女頓首呼萬歲于是群官始敢以皇孫聞刑部尚書鄭曉聞住鄭存仁疏論其欺罔寵上疏自辨　上命並罷閑住

十一月陶仲文卒文習祈禳術以庫大使考滿留京師事邵元節薦於帝得幸賜坐稱爲師官列爵五等死謚文恭以伯禮塟焉

十二月。陸炳卒。炳以南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雄黠多智。驟躐尊寵。折節廣交。以籠聲譽。故終身無發其奸狀者。○ 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肅。

辛酉嘉靖四十年正月。萬壽宮災。初年聖躬淸羸。謁壇雖復。猶爽孜時作。因爲祈天永命計。且又欲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爲齋居所。文武大臣。常五六員入直護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 上還乾淸宮。 上以脩玄不宜近宮闕。乃御制。諭工部尚書雷禮。與工重建。取用於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廠原存木料。與洪西

是時國家物力尚饒今不及矣

死舊碑舊石稍新改用原無坐耿於各省派辦於民間其於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雇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飢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杲量度調度 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

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蟾蜍眞蹟一幅 御田產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 上喜所司請告 太廟羣臣表賀 陝西商南山萬壽宮前產芝叢中土人得白鹿巡撫以獻

二月朔日曆官推步申酉間當日食陰雲不見有言日

孫植清厥骨幹之材也國家得此數人何憂財匱

鉄人

雖有雲而申酉時不加俯是不食也請舉大禮從之○金星晝見○以光祿寺卿孫植為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初植為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中官勢益張驟動以縣舉傳索無厭　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廉幹植矢心匪懈按籍正裁占役絕司膳尚膳之餽遺亦時為中官所阨有太監耿清嘗目之為鉄人而廉聲亦聞於中外時巡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故　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為南鴻臚卿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

大沐漕艘沓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亟。故有是命、脐所司議請歲增濬夫、植駁議曰、中原爲南北咽喉。而徐州徭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困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已、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爲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邇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南京錦衣指揮徐繼勳、獻白鹿、○京師不雨、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往天下訪仙術、與人符籙秘方、

五月晦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徑東南亘天。
六月朔日、昏中有星流牛女間、墜地如雞子光燭天。○
李本喪歸。○先是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爲黃台
吉、以威逼屬、因用爲導、內訌永寧龍門間、頗被其害、然
黃台吉淫虐、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
爲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徼
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恩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
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袁煒、爲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

機密、

時吏部左侍郎茅瓚、身最修偉、俊以廷對稱旨、上以屬意、而需次亦宜拜相、瓚後、火宜及燼、時嚴嵩惡瓚峭直、不附已也、因瓚足有小恙、步履不便、三日不入朝堂、例宜給假、嵩預知　上欲爰立、不俟瓚之乞疏、逕以養病逐之、瓚方出都門、而煒入閣之旨下矣、

以歐陽必進為吏部尚書、未幾令致仕、以郭朴代之、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正月朔上不御殿○楊博言薊鎮宜大邊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發馬價銀叁萬兩分給三鎮為方春播種之資　上許之、○科臣鄧錝奏部查理薊鎮軍營、盡悉其弊、還劾許論調度失宜、郎中閻光潛、劉劭出納不明狀、而樊嵩有十處塡實伍濫

嚴嵩之門者又將悉階之門矣世藩如此參變幻詭昔已駭矣之

守家丁偵報不實調遣失宜主兵代客兵出戰客兵代主兵入守門皂官承書食事倆商民將領影射威風其他冗役浪費俱當痛革從之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敕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郭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萬壽宮災嚴嵩請遷大內 上甚不悅乃稍屬意於徐階嵩之肺腑郎有去事階者工部尚書某豐城人也與嵩同鄉乃為嵩孝為一日嵩在直尚書某侍坐嵩嘆曰近日少湖所承一二御札遂作驕腸何其不廣若是此老夫二十年前

光景也少湖者徐階號也尚書即大聲曰徐老先生白是嵩義相公未可辱非嵩大詬曰若非吾里子耶何得爲他人乃爾尚書應聲曰某官一品尚書奈何以語言辱我嵩罵曰尚書誰所乞與敢爲此態尚書即走白階階密奏之上報札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於是自此嵩搆矣

五月遼東邊外屬夷王杲等導虜入寇一自東州堡一自核桃山副總兵黑春遊擊徐紹忠禦之虜衆大敗黑春鎧甲衛備禦劉普亦敗虜核桃山共斬首百餘級提調有功諸臣俱論賞○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恩勢

嚴夏同在內閣黠人爲之謀門夏桂州正姊休不肯休牆天不肯走直待兩淋頭又問嚴介谿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殺果驗

專利私擅爵賞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文龍等黥殺不法　上令嵩致仕歸世蕃郎訊烟瘴充軍鵠文龍等戍邊年錮於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

嚴世蕃之敗也出於山東人藍道行居京師精於扶鸞之術　上聞召試之事多奇中因授以大常博士職銜每有疑事則密封聖諭焚之使之扶答是將天下民窮財盡　上意皆因貪官尅剝銳意除貪安民乃封諭焚告答曰欲除貪官須拔貪本　上頗聞嚴嵩縱子世蕃大肆貪殘復以九卿正官歷試問之皆答曰否最後以嚴嵩問答曰然　上益疑之嚴世蕃聞之大懼因以白

金七萬兩賂藍道行使於扶鸞挽回聖意。道行卻其金不受。曰每有聖諭俱是密封到即焚燒。非我所知。答諭由神。非我所能預也。況神誠一不二。正直無私。豈有先後異答。而私爲庇之理。於是御史鄒應龍劾奏嚴世蕃貪狀。上怒逮世蕃下詔獄。着嚴嵩致仕。世蕃遂以前七萬兩賂宦官人伴言。鄒應龍豈敢說嚴世蕃。都是藍道行將傳箕言與御史們得知。方敢上本。上怒道行漏泄機密。逮下刑部問罪。時世蕃黨鄢懋卿萬寀與世蕃密謀。以金十二萬兩陰許道行。擧扯內閣徐階。乃召他司腹心員外方來崇取問之。時開左右人進道行

至案前密論之曰、此事汝當辨本說是徐階在直。寬知其言。透漏交通主使鄒應龍上本。要奪嚴嵩首相。與汝無干。汝便脫身無事矣。道行終竟不答一言、姑且遣去道行遂大言曰、欲除貪官自出 皇上本意。何須箕仙。糾劾貪罪。自是御史本職。誰與交通。教我妄扯徐閣老。這等無天理。一時司門外。圍看之人。咸聞之不平。鄢懋卿萬寀乃謀囑錦衣、量坐世蕃贓銀八百兩幷其牙爪羅龍文牛信等、刑部擬罪、 上請世蕃發雷州衛羅龍文潯州衛、牛信山海衛充軍監道行坐以造妖言行律擬斬繫獄、

世蕃威勢

世蕃騎從

按嵩在相位權勢熏灼中外累勝家値永年一月事公
卿與之抗禮號爲鶴山先生得與鶴山先生一遊者
自謝榮幸方錄牧牛以下不得與永年遊一見蒼既
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門久不得見因求空
地搜滿一僮見之即其耳大詠其人遷謝求解識者
走視之乃一寺卿也其威勢如此若世蕃饒寒無收
尤難舜述時少傅徐階少保李本出直所相訪傳堂
中良久乃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野足乃起久人
之曰深酒不能起以午未相見可也如是以爲嘗部
院詣司謁辭有傳至三四日者不敢示倦色諸貴至
直所以事白嵩覿尚日與小見語未至後則只與東
樓詣未東樓者世蕃別號也即不見世蕃皆亦不敢
尖一日朝貴以避款就嵩宅故避及將但請出把盃
耳嵩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及出蕃實父與
已名目屬視役人曰閉門其時門卿下錀允世中蕭
有番徽如裡肅司無可爲計撲職達旦暮旦有創聚
不勝張皇幸與其幹奴永年觴告以故得獨從後門
出役遊趨步至前衙得與馬蹄蕃之騎從如此有客
方病罷蕃知之故與飲啜終日不令起者旁門皆閉
其人强自持反上馬漢鐵即時及此蕃悔此稱皆美

香匳玉

淫者

女以口承之。方發聲嗶口已巧就。謂曰香匳玉。後籍沒其家。都理方某奉臺使敵往見揖下委囊識成淺巾無數。不省其故。詢其一。出以發衆有知者捷口曰此蠍巾也。每與婦人合歡棄於地。終一歲總數之。爲淫籌焉。有金絲帳累金絲爲之轉細有欲有念淫者象牙厠金剛器執政恐駭聖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故。遇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分處莫當上旨。故君父皆倚以爲重寵日盛。而勢益張。禍日益深。以任子秉樞衡與古今異事。其如小有才。徒足以殺其軀何。

六月廣東逆賊張璉等械京伏誅。初自倭寇滋蔓福建、廣東、江西諸路、不逞奸民、所在蜂起。而廣東尤甚。賊首張璉本饒平縣烏石村人、以毆死族長懼誅亾命入宿賊鄭八蕭雪峰黨、後鄭八死、璉與雪峰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強、知縣林叢槐、嘗親至其巢、約降給以冠帶。璉益

騎甚與雪峰兵合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等城三省騷動守臣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遽言勦之璉畢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師及提督兩廣侍郎張臬始議大征奏言逆賊張璉勢甚猖獗臣已調集狼兵十萬與福建江西會兵進勦分定信地臣臬駐惠潮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駐漳州南贛都御史陸穩駐永定得旨如擬仍令協力進兵剋期殄滅時方議勦調兵未集賊兒知福建平和縣單虛率衆攻城府知事胡期亨署縣事與典吏談蘊率郷兵出城迎戰賊見鼓行甚銳以爲有

大兵至驚駭奔潰蹂躪聚殲之擒賊五人斬首三十二級穩疏以聞而梟亦報擒程鄉賊首王子云陳福保等二十五人是時　上深以南寇為慮聞報大喜下詔獎勵賞梟穩等銀幣各有差兵部尚書楊博因言大賊猶在湯戚未期乞下嚴旨申飭之至是梟等以聞廣江西兵捕勦賊首張璉蕭雪峰俱就擒斬首一千二百有奇捷聞兵部請將賊首檻送京師獻俘正罪餘黨未平者亟行所司撫勦并令巡按官詳覈功罪以聞　上曰獻俘一節祖宗久不行賊首就擒可即彼地刑之首梟三省以雪民怒為正乃以逆賊平告於郊廟羣臣表賀

既而論平賊功、加臬布都御史、廕一子國子生、總進兵部侍郎、總督胡宗憲、巡撫江西胡松、參政譚綸等各賞銀幣有差。○重錄永樂大典、分謄類載、以便考訂、爲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人抄本焉。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煃、條五事、一曰寬民力、二曰懲贓吏、三曰重糾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章下所司○景王就藩、時 上止 景裕二王、及莊敬太子、莊敬薨、次當繼立者 裕王、而 景王與同歲、差少、中外未測 上意所嚮、後當冠及婚禮、開講、朝臣屢以先裕後

徐階此疏大有益于國本

景爲請、復不允、既冠、大學士徐階、費 景王冠禮、借諸大臣謁於臨保堂、 上使中涓問二王行坐若何、曰、有上諭、座在則俱衛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藩維敢紊之、無何詔二王婚、俱出就外邸、階上疏言臣遐慮有二端、王邸隔遠、一婚耳、各位既不別、而替御均衆、能保無閒隙、以上廑雍睦之懸。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坤寧、有鶴禁。而後人主之勢洸洸。今者僅二王耳。而悉就外邸、臣不能不爲寒心也。復留中、逆至末年、上春秋高。言及繼嗣者愈厭之。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樹。奸人從而陰爲之畫。一旦詔 景王之國。咸鼓舞稱

此際謂傳大位於祖時解於前

慶云。一日 上忽諭輔臣徐階曰、郊廟不躬、早朝久廢、如是我爲不能矣。今疾病多形、體弱。目下便至封董之年。止宜發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人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同在直諸臣、計此爲安美易爲之事。不然、恐後輿醜耳。階惶恐、對、大略謂傳繼之事、臣不敢聞命、若同在直諸臣計之、恐不免漏泄、或生事端、自古輿醜之事、必有絕等兇惡之人、及有大奸大逆在其左右。然後至於妄作。今皆無之。聖明弗過慮也。復奉聖諭、汝昨對、何又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乆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階復言昔日乆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青人、

發先曲折之故

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謂昔人則今賢孝非昔人比謂昔年則恐乃是離間之語聖明勿聽也復奉諭汝對不知指昔指今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弟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不蚤思賢孝雖必皆所言或不甚安皆復對昔成祖在位久與仁宗之在位促皆是天命其繼承之間史冊所載自明　上道德備天命所歸今之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者萬萬無可疑慮皆既已報而不得其自月餘　景恭王上書以　上不豫請躬禱玄岳祈禳以書上詔下閣閣臣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者而王亦病復上書求緩閣臣擬旨

王既有疾、宜自靜攝、玄岳之祭、遣官代行可也、會王堯
乃止、久之　上病益甚、閣臣問安、報以病狀甚苦。而戒
其可少懈、調理非輕者、當是時、穆宗猶在裕邸、而有譖
傳上吳詔者、承奉李芳料之、使使訪之內閣、閣臣皆驚
語曰、誰爲若言、　上故無恙、殿下分則臣也、親則子也、
此豈古事而可報者、爲我謝李君、二輕動立取大法、且
上累殿下、芳悟、乃杜門不納傳者、又二十餘日、而　上
大漸、遂崩、當大漸之時、階恐泄事機、不敢語同列、而至
明日始來、諱乃偕入直諸大臣詣　裕邸、請入臨、奏下哀
詔大事、乃定、朝野無不舉手相賀、且有喜極而慟者矣、

宗憲之罪罪在黨嚴其公足有造地方

孝感所至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嘗藩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於難供宗藩病於不給宜須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役以十年爲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爲不易之規從之

○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師訊鞫

十二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於顯陵松樹先 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於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上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以昭孝敬之徵許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昌平自羅寅戌虜變停派寄養馬凡巳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停派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海寇悉平

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由浙江至福建與總兵俞大猷大破賊倭於平海衛海寇悉平時新倭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城劉顯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至十一月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卒齎文諭府約欲率兵赴城縹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火作聲恐賊驚

卒翁亦見斥

本兵何見而潛敵

戚公此擧爲閩中戰功第一

繼光自閩來賊剿遏行復困不爲餉即以

覺擇奸細五人詐爲劉卒齎入將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大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虜刼掠焚燬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任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爲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如平海衛欲擄船泛海去廣東總兵俞大猷率兵截平海港賊不得去福建總兵戚繼光遂擒賊於平海衛盡殲之其別黨圍仙遊城福建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合擊走之戚繼光復追至泉州安平鎮又破之賊出

兵紀

是夜物兵將營賊壘賊舍卒不支大敗

闖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詔罷江南加派兵餉銀兩

五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八月御苑龜生卵者五

九月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衰願 皇上哀其無告放歸予世蕃及孫鵠以終餘年 上曰嵩有渦侍養已恩待矣尚過望耶。虜寇遼東時邊垣久圮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為邊備郎所傾帝以巡撫吉澄薦命為總兵照剌盡忠報國於背誓以死報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

兵戍入進
艱不小

虜寇京東勅諸大臣　分兵守重城諸門趨諸鎮兵入援將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傳習遊事而　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　上怒或本兵動揺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濱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勑芳等同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一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京師雨雹○伊王典楧陰

沈束與至令人下十許沒楊繼山夫人聽之代折其言思修編

蕃興志制軍器蓄戰馬按逆頗疑上之法司請制重典

帝不忍廢爲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

三月審獄法司擬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將沈束以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夫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妾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乞夫送舅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

四月大雩所得雨表賀

此二事成獻已旨之矣

五月　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兔明日又獲一焉是夜白兎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手詔荅之、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累銷積討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銀折兑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兑之法、彼於水旱之歲可蘇災民、彼於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內書高耀云、寵譽不時圖計當裕耀上八事、科臣李邦義言理財之要惟汰冗員節冗費而已、皆納之、

十二月以嵩敢大計京官

十一月虜寇薊州陷密雲三河順義至於張家灣京師
震動朶顏三衛亦與虜通朶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
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令與二子共父子三人
輪繫薊獄以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
甚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
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選以虜皆往東謝
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也趣回之虜
果窺乘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
三河順義諸縣至於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
灣河未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倉皇趨齊化

門以護京師爲名。兵部尚書楊博論以京城有備須遣

回救殺於是薊州副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義爲虜

所圍盡沒於虜無一人存者虜竟得志復由牆子嶺出

邊去、刑科都給事中趙格論劾楊選等失機罪狀。上

怒逮至京、下刑部問選神俱坐守邊將帥守備不嚴而

失陷城寨楊瀛不行固守而輒棄去皆斬罪、上令緝

事者再訪失事緣由因知選輸繫通罕父子以致根

勾虜情跡著錦衣再問以通罕勾虜入寇由選致根而

然○節選自勾虜也遂以通情上請下刑部改擬。上諭

內閣徐階曰這逆因著法司從重擬罪黃光昇不肯改擬

他們但知徇私回護、不畏祖宗法度、 太祖 成祖時誰敢如此、階傳示到部、尚書黃光昇曰、楊選輸監通罕父子、欲其保奴不犯邊耳、似無謀反爲逆情由、但通罕奸曾素與虜通、楊選質繫其父子於內地、以致懷恨勾虜入寇、合改擬、按引奸細斬罪、上請時值大風異常、內占曰兵火之兆、 上令都察院行五城御史愼火、遂將楊選論決西市、御批妻子流二千里、安置楊瀨後二年而决、徐紳嘗請總督守墻子嶺、不聽、又自率兵赴墻子嶺、爲總督所糾、情有可原、刑部上請釋出削籍○部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

奸淫詐盜僧尙肆瀆溝輕說法斃之大妙

支負一言有回天之功

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皆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　聽所在有司送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范承蔭以妖道本爲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服氣階奏聖躬既失嵩養之道亦非所以　上慰二聖之心所用藥品只須簡擇按進取爲便　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爲聖躬計二爲國家計　皇上自度精力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之（安肯之至）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巳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虛萬一彼爲姦黠二聖（轉關之源）

駕在外。能無驚擾。務致輕率。以貽後悔。由是乃罷朝參之議、

十二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羅文龍衆軒恣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絕禍本、益將處以極刑也。世蕃懼。託徐階之客某某居間、求解、以重賄徐階。階欲弗受、二客曰、公若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階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而世蕃不免。○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長于用
兵，沉機秘算，出人意表，人服其識定之略。
逆嚴世蕃下詔獄論死，嚴嵩削籍，沒其家，世蕃之戍雷
州也，羅龍文時常私至戍所，與世蕃計議脫伍，世蕃素
享富貴，不堪雷州邊海烟瘴，因之怨恨朝廷，每與龍文
矣肆呪詈，既而相與棄伍逃回，世蕃將慮逃軍事發，家
居不安，又與彭孔謀往外國，別圖富貴，羅龍文亦集無
賴，與江洋羣盜陰相謀結，嚴嵩頻聞世蕃等謀，諭令休
生他心，待爲陳乞，遂具本乞將世蕃特賜寛宥，戚量收
附近衛所侍養，奏入，上曰，嚴嵩已有孫鴻侍看，毋思
待丁，世蕃怨恨益深，因之狂悖，時肆言語，傳播無忌，乃

托以為于造屋、招集四方亾命之徒、至四千餘人、報仇
殺人、洗刧鄰縣、羅龍文陰謀率衆往合、世蕃為逃江御
史張士佩訪知、行令地方有司捕解不獲、至御史林潤
按督巡江、催令徽州府、張同知嚴緝、風聞在世蕃家窩
住、而袁州府署印鄭推官亦聞世蕃所聚羣徒為害、慮
恐變生不測。城池倉庫、或有踈虞、隨申合干上司、丞行
趨逐解散。世蕃負固不服。御史林潤、遂以逃軍然望朝
廷、黨衆肆害、漸成大亂、乞將國法以絕禍根上奏　上
曰、這逆犯、着林潤拿送來京問、潤奉旨先獲羅龍文、繼
獲嚴世蕃、并將世蕃陰受伊藩、與楧賂金十餘萬所計

役倒斃樂工三十餘人及髙藏强盜陰養刺客諸不法狀奏聞俱下刑部擬世蕃侔逆處斬子男在職者革任財貨家產追沒入官嵩後無依卒於養濟院云○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飲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正月朔　上不御殿○上不豫

上注意保養聖躬精意玄脩皆命監察御史王大任等徵四方訪問玄脩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美徵於江西廣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徵俱授翰林侍讀徵不自安乞還里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　上雖脩玄西

聖主　勵精圖治　勤于省覽　及

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尤鄭庶屬奉公循法罔敢從
嚴中官欽威無或干諸司事者　上常黎明就寢及巳
就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
眷當其可復宸翰洒然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獻
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
較以強健陽力爲主性極熱燥　上試服之遂火發不
豫
二月　上疾瘳○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
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於雜流冗
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副總兵郭成擊倭于寧中

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患絕

三月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世蕃之敗也實由藍道行故嵩去而　上忽忽追思欲不自樂且曰嵩既退其子已伏辜矣敢有再言者同鄒應龍俱斬嵩知　上意動乃密遣人賂　上左右各十萬金即袁　燁亦受三萬金令發道行怙寵招權諸不法事道行遂得罪後死於獄○嵩之始致仕也行至南昌值聖誕即鐵柱宮延道士藍田玉等爲之主建醮祈禱玉自言能書符招鶴嵩試之良驗會　上遣御史訪法秘嵩乃索玉所藏諸符籙進之名曰祈鶴文

符及各宗法秘上優詔答焉仍賜銀幣又進表賀併齎壇香病復賜金幣 ○方士熊顯進法書詔賜冠帶銀幣顯江西豐城人進法書六十六冊 上令留覽故賜之而遣還○又方士趙添壽進獻符法三十六本 上曰茲所法秘皆出眞僞特給冠帶勅遣還鄉添壽又進法秘乞留寓靜虛觀祈視道士藍道行以方術見事敗下獄而陶文仲既死諸方士術不驗朔大順仲文徒也亦以奸欺事發斥去希復進用乃僞造萬壽金書一帙詭稱呂祖以箕授者又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成淸霞玉粉允命子玉玄與何廷玉齋至京因道士藍田

朕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效有道士謂分宜曰滋怪是大學上的分宜曰何謂也道士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

玉羅萬象通內監趙樞獻之上覽問曰既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玉與萬象詐傳密旨徵大順至京更名尉以寧爲揚於上且奏求圖書及建宮地上命以寧入見至則大順也 上惡之時宮中屢有氛孽田玉等遂以爲藍道行下獄故有此祟欲以動上

上遂欲用田玉等冀清宮孽問大學士徐階藍胡輩可仍用否階上言胡大順無賴小人不畏法紀而田玉尤甚本無足取宮孽已久恐非道行下獄所致且不能必用此二人宮孽果息又問乩當論而何以不下階謂祟姑附箕亦有之第此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道使辨

洞察奸情

數言防杜大有關係

結得　上旨乃能答不得　上旨不能答耳且請張桐偈以挾取人貲不若正以法上悟階又言田玉乃世蕃之黨兵進白銘其意叵測至詐傳密旨畀惡尤重伏望速斷　上乃命收大順等下詔獄具　上謂不實意欲寬之復問階階曰　聖旨至重若聽悉詐傳他日夜半出片紙有所指揮將若之何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畀因併楹俱論斬楹雖獄中○內閣袁煒致仕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吏部侍郎董份入內閣辦事○陝西妖賊李應乾伏誅應乾甘泉縣民自稱唐後裔與河內民李元共爲

讖惑衆陰約版升數八丘寫及各處羣盜通虜及番語
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鎭國中尉睦𣏌府中私製號旗
刻僞印封拜其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𣏌爲
內應事泄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鄖城王府無祿宗
室睦㰘所㰘厚遣之盻無所歸併其黨三十餘人俱就
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磔應執等傳首以徇黨與各以
輕重發遣逃者各司衙捕睦𣏌賜死睦㰘發高墻閒住
四川妖賊蔡伯貫等作亂伯貫大足縣人時有白蓮教
妖人曰𦂳以邪說鼓衆推伯貫爲主嘯聚數千人僞號
大唐旬月間攻陷合川大足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

七城、三川俱震。劍州學正黃尚賢、攝巴州印、躬自捍禦、郡賴以安。巡按御史李廷龍、請治撫臣劉自強等玩寇失職之罪。乃詔奪自強及各守臣俸。討之賊以妖挺相誑惑、聯舉黨響應。所在蜂起、然寔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衂不支。一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戮。伯貫俱還走大足舊巢。官軍破巢擒之。餘黨悉降。凡三十六日而滅

○巡撫浙江劉幾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舶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奏安睿宗憲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於玉芝宮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正月、命賑畿內饑民、

世人所不敢言者今瑞之敢為豈屬危也

死者世宗之所服信者也瑞始言之總要

二月逮戶部主事海瑞下詔獄海瑞廣東瓊州人由舉人歷教官知縣歷戶部主事委管辦米倉抗疏上言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兄弟以猜疑僇辱臣子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罄諸臣猶脩齋脩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脩建宮室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寶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

解按劍乎 不難病之 實者嘗被 帝之與受

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以疏投於地、已復取再讀、遶屋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官。女官主文書者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豈肯走乎。已而召黃太監問之。黃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之。無與立談。昨此疏既上、其僕已亾去矣。上問何以處之。黃曰、彼欲一死成名。皇上殺之、正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徐階復從中營解。上降旨曰、此畜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下部獄。中外相顧失色、而瑞直聲聞天下。

三月、以郭朴兼武英殿、高拱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密。

五月火星逆行、留守大微垣左執法○帝久御西內、累氛擾宮帝心疑之諭內臣慎火○湖廣承天衛卒作亂

六月虜寇大同塞、馬芳禦却之、

七月南贛提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等結黨構亂攻掠城邑衆且數萬請任臣討賊不效則治臣罪從之、

九月命工部侍郎朱衡同河道潘季馴料理所開新河以圖久遠

十月命出沈束於獄先是周尚文卒請卹典以貪不能行賂嚴嵩持不與沈束謂卹典禮科事也周尚文清苦

愛士、勇敢禦敵、有功邊鎮、嚴嵩採朝廷大典爲市貨之貸上疏論劾嵩反誚東市私票旨追東郎訊獄具嵩票旨廷杖四十、着錦衣衛申固監着、凡繫獄二十餘年、其妻上疏救之不報至是刑部黃光昇開請定奪、上批旨沈束放了後歷陞至通政、○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鄢懋卿以溢額爲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吏部尚書胡松卒以楊博代之、以趙炳然爲工部尚書、

十二月十有四日庚子、上疾甚崩於乾清宮徐階等啓請　裕王入主喪事以大行　皇帝賓天告奉先殿、

報訃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唯敬天勤民是務祗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益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　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即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附葬悉循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郵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　裕王即皇帝位○逆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聖躬下詔獄時承行郎中問擬王金等庸醫故用藥殺人罪斬議刑部尚書黃光昇看得太醫院官乃是庸醫

此等方外之士非賢者也況天子天下之主豈敢以人字擬之古者方士誑稱採藥求仙欺罔無實尚皆伏誅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豈但採藥求仙誣妄無實者比伏讀聖躬致損之文若但坐以尋常斷罪何以慰今

上痛傷之心下雪臣民君父之仇之忿哉考之春秋許世子不嘗藥猶書弒君則此等妄進藥物致損聖躬者謂非弒君乎哉弒君無律殺父有條乃比子殺父律坐以極刑上請奉欽依監候處決至庚午八月大學士高拱等言金等自有當誅之罪不當以先帝殞於非命不得正其終者罪之 上命多官訊實以聞刑部尚書

葛守禮會多官鞫於承天門外，盡反金等獄詞。吏科給事中趙奮因 上言：法司爲天下持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思爲先帝之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之譏。陛下何賴哉？宜更將金等重擬。若以金等爲從，又孰爲首？必以陶文仲爲首，今已死矣。疏上，報聞，金等伏誅。

高汝栻曰：薛應旂論趙奮諫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脩義臣職既往之咎，古今通議也。等不當時同筆防禍于未能，各隨首阿從以求悦，及晏駕之後，尊號已定，冀事已乾，乃追探不然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輩極中人臣不忠之實。膺康中國學新鄭高拱，正王金之罪，其議與此蓄合，其言大體所關，不可易也。趙氏純庚帝之親，方士禱祀之名，於法不可不誅。若直爲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可譏而不發，有甚於此者矣。

觀此見眞忠矣附識處茲見所生好名

釋戶部主事海瑞於獄。瑞之諍獄也，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及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訊得者。提牢主事知之，夜設盛饌款焉。瑞飽饌飲酒，踰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瑞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故云然。主事曰：莫惧莫惧，宮車晏駕矣，先生日夕出此門進用耳。瑞曰：果否？曰：果矣。瑞大慟，投箸，餅酒盡嘔出，很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休。俄而有詔釋出，還其官，改兵部。工

大行皇帝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葬永陵。

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微精一之傳其爲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爲務而御將必嚴去奸必果卽勳貴外戚凜然惟三尺是繩晚雖雅尚玄脩而遐陬畢照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聖思其宰授大臣或有一二竊權揣摩窺測乘間從臾云爾匪敢任恣跳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孰敢望其後塵哉

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大要以嚴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爲師以法律爲輔以明作脩內治以安靜飭邊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爲諄備而皆發

之孝思本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向風中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爲享國四十餘年追尊獻皇獻后如一日舜過時節忌辰躬親聖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下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升遐一詔悔艾尤深真不世出之主矣

皇明法傳錄嘉隆卷五終